

前言

自2003年起，香港與內地簽定《內地與香港關於建立更緊密經貿關係的安排》（Mainland and Hong Kong Closer Economic Partnership Arrangement，簡稱CEPA），這是中港融合的一個重要里程碑，其中一個衍生品便是大陸遊客自由行。根據官方對CEPA的論述：¹

「CEPA是一個共贏的貿易協議，為內地、香港與及外國投資者帶來新的商機。對香港來說，CEPA協助香港商界開拓內地市場的龐大商機。CEPA也為內地帶來不少益處，讓香港成為內地企業『走出去』的最佳跳板，加速內地與世界經濟的接軌。」

如此論述，彷彿將CEPA這互惠性質的貿易協調定調成大陸對香港的「恩賜」，好像將香港看成寄生大陸一樣的噁心。

近年，隨著自由行及中港交流漸漸頻繁，加上中共加強對港控制及干預，中港融合的歷史巨輪彷彿變得無可避免，中港矛盾亦由此而生並漸漸加劇。

在這大環境的轉變下，香港人的自我認同開始覺醒，通過各行動及渠道宣泄不安感並作出反彈，以尋求更大的自主性。香港的排外情緒不斷加劇，反蝗運動，聲討大陸遊客不當行為的行動不斷進行甚至升級，在這陸客問題的背後，除了族群矛盾外，還代表了些甚麼？筆者將以本土土生土長香港人的視點提出觀察結果並進行批判。

中港融合現矛盾 財富分配 顯不均

中港融合的其中一個方式就是透過大量大陸遊客訪港，為香港帶來直接或間接的經濟收益，並以之作為統戰手段之一，令香港對大陸產生依賴，也成為制衡香港的其中一個技倆。

大陸遊客帶來了一定的經濟收益，但與此同時亦帶來不同的社會問題。大陸遊客帶來大量大陸資金，大大地加劇香港投機炒賣之風，上至股票地產等投資市場，下至奶粉益力多等日常用品，無一不被炒起。

可是在這透過不斷炒賣升值而帶動的經濟增長背後，大部分的香港人能分享到這些自由行所帶來的成果嗎？不！自由行的消費的金額雖然不算少，但實際上落在誰的口袋，就絕少人會去想。這些自由行在港的消費多是購買奢侈品，所帶來的大部分收益，除了透過名牌貨賺取大量金錢的名牌大集團手上外，絕大部分的資本收益也只是掌握在那些大地產商及日益膨脹的中資集團手中。過去三年受自由行帶動，零售額大大增長了65%，但零售僱員名義工資增長僅得27%，²工資增幅遠遠不及零售額增長。在大部分港人的口袋中，能夠從自由行所能分享到的經濟淨增長成果其實遠比想像中的少，但大部分港人卻直接或間接地身受其害。

在這不斷漲價的環境下，商店慢慢變得更加單一化集團化，香港的租金呎價漸漸高得離譜，只有能付擔如此高昂租金的商舖才能生存。除了走在街上彷彿返回廣東的廣東道已被自由行陸客攻陷，成為各大名牌旗艦店的集中地外，早前 D & G(Dolce & Gabbana)只許陸客拍照卻不容本土港人拍照更牽起一連串風波，港人亦發起圍拍行動反擊，這些看似繁華光影的背後，好像已經變得不像屬於香港人的地方，而對大陸人的排外情緒亦漸漸激化。

現在就連本土港人常逛潮流集中地 - - 旺角，也開始出現大集團名牌商店進駐，而本地小店被趕走的情況，瓊華中心原是本地年輕人和辦公室女郎的集中購物點，但中心內的本地小店卻無奈地因自由行及租金倍升而面臨結業，街上的店舖變得單一化，彷彿變得像是為大陸遊客服務一樣，而香港人消閒娛樂的地方就變得愈來愈少，香港人更失去了大家共同的集體回憶，市場亦被大集團壟斷，消費者失去選擇的可能性，在缺乏競爭的市場下，消費者任由大財團宰割。

而且在這大財團壟斷的環境下，市場漸漸缺乏公平競爭，而本土小店的生存空間亦漸小，香港人創業就更難，不像以前靠著獅子山下精神努力打拼便可成功。反之，普遍的香港人卻因高租金和大量資金流入下，身受其害，承受租貴房貴物價高漲之苦，努力打拼換來的卻是僅能糊口的收入，這正正是典型香港人的寫照。

而且自由行陸客數量之多，已破壞了香港城市本身的平衡，亦失去了城市本身的秩序，產業漸趨單一，亦開始依賴大陸喪失我城原有的活力和多元。這亦令香港本土失去原有靈活多變的特質、自我成長和有機發展的生命力，與及可持續

發展的可能，適應力和競爭力隨之而下降。

財富分配不公 族群矛盾漸暗生

由於香港人受到自由行所帶來的衝擊，大部分的香港人不能分享到自由行所帶來的經濟成果，卻要日日忍受自由行所帶來的惡果，如物價高漲生活壓力迫人等切身問題，還有大陸遊客行為不檢等問題。雖然行為不檢的大陸遊客可能只佔少數，但他們不當行為隨街蹲、髒、吵鬧、甚至隨街大便，卻惹來大多數港人強烈反感，也對香港人帶來龐大的衝擊，甚至成為族群矛盾的其中一個導火線。

其中，部分香港人將大陸人比喻成蝗蟲，大陸人佔據了香港的資源而自肥，然後「割禾青」地絕塵而去。而「反蝗運動」的出現，更帶有排外甚至族群歧視色彩，與此同時族群矛盾亦由此而生，這令原本由移民組成香港社會漸漸撕裂，變得不再包容多元，也喪失香港原有的獨特性和優勢。

族群矛盾屬幌子 階級矛盾實真兇

在香港人與大陸人之間族群矛盾的根源，實際上是大陸投資及消費所帶來的收入分配不均，這些資本長期只壟斷在社會上層階級一小部分人的手中

，而大部分的香港人卻不能在自由行的帶動下獲得合理的收益，反之，他們卻承受自由行直接及間接所帶來惡果。

直接或間接促成香港族群矛盾的卻是那些大地產商和中資集團，還有財富分配不力的香港政府。那群上層階級一小部分的人利用民粹化把戲及香港人不滿陸客的情緒，蓋過原有的階級問題，並透過各種各樣的上層建築渠道將階級矛盾轉移成族群矛盾，從而令公民社會內耗，並掩蓋核心的階級問題。

將階級矛盾轉移成族群矛盾，實有利於「黨官商」集團繼續地控制香港的資本市場，與及有利他們的利益集團繼續及持續地剝削。再者將階級矛盾轉移成種族矛盾，實在是民粹化的其中一個把戲，這將大大不利公民社會的發展，也將公民社會的錯誤地把焦點在種族矛盾之上，而非核心的階級矛盾之上，無助有效地改變社會，也無助從根本地改善這個備受剝削的景況。

再者，香港政府並不民主，特別行政區首長（特首）的選舉過程並不民主，由中共及商界控制的小圈子選舉委員會選舉產生的特首，除了在關鍵時候又很大程度地受制於中共政權的控制，也受到商界的影響。加上香港立法會的一半席位由中共及商界控制下的功能組別小圈子選舉產生，這令社會上屬少數的建制派透過畸形的政制進入立法會成為立法會的大多數。在政府行政主導和立法會建制派的保駕護航下，立法會除了淪為橡皮圖章外，也成了各利益集團透過立法程序達致分配利益或進行利益輸送的場所，立法機關不再是監察和制衡的機關。在這畸形制度下，香港政府維護「黨官商」勾結利益集團的利益而失民心，亦不能有效地保障香港人自身的利益。

而且，現在的香港「黨官商」勾結畸形之勢漸成，能有效地作出財富分配就更難，因為那些獲益的既得利益者，也直接或間接地參與管治。將來的環境，對大部分港人來說只會變得更差，隨著中資集團進一步坐大，加上原有各大地產商長期壟斷，利益分配只會變得更加細緻，絕大部分的資本只會落入中資集團及地產商之手，市民難以從中獲利，反而從中被層層剝削，苦不堪言。

階級矛盾急求變 民主政改莫遲延

階級矛盾的各問題，如財富不均等等，在社會累積了非常重的怨氣和怒氣，衝突不時地發生，而這些衝突其實是可以避免的。要解決階級矛盾及財富不均問題，必須要從人民充權(empowerment)與及民主的政制改革開始。人民在現在這不民主的環境下，要勇敢地為自己及別人的權利發聲，從而經歷充權並持續充權，關心社會參與社會，並爭取民主政制。持續地監察及完善民主政制，令衝突能在民主政制中化解，也能透過民主政制有效地監察及制衡政府，使之能真正地保障香港人的利益，並為民謀幸福。

作者譚樂基為香港城市大學公共政策學系學生

註解：

1.工業貿易署。(2013)。工業貿易署：CEPA專題網頁。

2.星島日報。(2013)。陸頌雄：租金與工資。